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CROSSING CULTURAL BARRIERS

超越文化的屏障

修订版

—— 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

胡文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Crossing Cultural Barriers

超越文化的屏障

(修订版)

—— 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

胡文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修订版)/胡文仲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ISBN 7-5600-2983-3

I. 超… II. 胡… III. 文化语言学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433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申 葳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2983-3

定 价: 1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出版说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历来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多语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曾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中方代表团团长，周珏良先生曾主编英文丛刊《文苑》，为把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目前，在前辈学者的带领下，北外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海外汉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发扬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推动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北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和我社共同组织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同行们能够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提出建议和批评，共同推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前言

近十几年来,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文化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公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部分规定:“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第12页)新编的教材中加进了许多介绍外国文化的课文,有的学校还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跨文化交际这个生疏的词汇突然变得红火起来。这是少数人突然萌发的奇想怪招吗?可以肯定地说:不是。

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确实存在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屏障,这道屏障阻碍了顺利、通畅的交际。说话人“编码”的时候是一个意思,听话人“解码”的时候却成了另一个意思。须知人们交际时的编码和解码与报务员机械的编码和解码不同,因为讲话人与听话人都具有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往往干扰了顺畅的交际。

正因为——在交际中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在从事外语教学时也就必不可免地要涉及文化,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不管你是否对于文化研究、文化教学或者跨文化交际有兴趣,作为外语学习者,作为外语教师,你都必须关心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预防问题的发生。

有的学生可能会说:“为了学英语,我起早贪黑,早上朗读课文,晚上做作业,在公共汽车上还忙着背单词,到现在也还远远没有过关,可如今您又提出来什么跨文化交际,这不是故意难为咱吗?”问题是只学英语不问文化究竟行不行?语言与文化是

孪生姐妹，没有不包含文化内容的语言，也没有脱离语言的文化。只要学习一种语言就一定要涉及这一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学了几句英语，不问场合随便乱说，这是十分危险的。比如，你见了外国人就连珠炮地问：**What'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How old are you? Are you married? Do you have children?**不把人家吓跑了才怪哪。现在大家都说语言的交际能力最重要。什么是语言的交际能力？这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掌握语言的本身，也就是语音、语法、词汇；二是要知道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语言才合适。也就是说，要知道语言怎么说才得体。这需要我们了解在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需要了解与语言相联系的语境。这语境就常常包括文化的内容。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和西方人打交道，那就还要了解人家的习俗、社交往来的规矩以及他们的信念等等。

有人会问：“我学的英语还很初级，用得着管文化吗？”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初级阶段有比较初步的要求，在高级阶段有层次高的要求。英语学得愈好对于文化的要求就愈高。

本书主要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讨论语言与文化、探讨跨文化交际。它的前身是《跨文化交际学概论》，是外研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系列丛书的一本。在首印脱销之后，外研社蔡剑峰总编辑提出修订此书，建议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外语师生。根据外研社的意见，我删去了原书中的个别章节，增加了与外语教学有关的内容，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跨文化交际学介绍”。本书的第二部分是“跨文化交际研究”，共收有六篇英文论文，是作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部分成果。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再阅读这部分论文可能会觉得容易一些。对于教师来说，这些论文可能有助于他们开展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研究。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熟悉与外语学习有关的一些文化上的议题，了解跨文化交际学的概貌，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把外语用得更准确、更得体，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做得更妥帖，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跨文化交际学介绍

一、从问题谈起	3
二、研究文化冲突的一门新学科: 跨文化交际学	11
三、无所不在的文化	34
四、一对孪生姐妹: 语言和文化	49
五、不同语言也能交流	79
六、社交往来与人际关系	102
七、贯穿一切的红线: 价值观念	126
八、如何培养跨文化意识	138
参考书目	162
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网址	173

跨文化交际研究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177
Why Bother about Culture in ELT?	183
The Revelation of a Cross-cultural Survey	195
Indirectness Revisited: On the Communication Style in Two Types of Chinese Letters	209
On the Changing Values of Mainland Chinese	224
Analyzing the Changing Character and Sophistication of TV Advertise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38
References	275

跨文化交际学 介绍



从问题谈起

无论在校园里或是在外事活动场合，只要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有些学生或年轻的翻译尽管英语语音、语法学得不错，词汇也掌握了几千，说话却往往不很得体。这里不妨举些例子。

例1：上课铃响，教师进教室，学生起立，齐声说：“Good morning, teacher.”这是我们在校园中几乎每天都看到的情景。但是，这样说符合英语习惯吗？在汉语中可以说“老师好！”或“老师早！”，在这里“老师”不仅是称呼语，还是尊称。但是，在英语中teacher却绝不可以作为称呼语，也不是尊称。在英语国家，中、小学生称呼教师一般是在姓前冠以Mr, Mrs或Miss。譬如，一个叫John Smith的人在中学教书，学生通常要称他Mr Smith。早上见面时说“Good morning, Mr Smith”，也可能只说“Good morning！”在大学里如何称呼，取决于学术职称以及得过什么学位。对于教授、副教授，一般在姓前加上professor，如Professor Smith。对于不是教授、副教授，却得过博士学位的教师，称为doctor，如Dr Brown。对于其他教师，则用Mr, Mrs或Miss等称呼。年轻的或比较时髦的教师常常要学生以名（教名）相称。例如，Paul Johnson可能要学生叫他Paul。对于某位教师具体如何称呼，还要看本人脾性、关系远近、师生年龄差距大小等。尽管teacher不作称呼语，professor却可用来称呼人。例如，在讨论课上，可以说：“I have a question, Professor.”自然，一般情况下还是称Professor Johnson, Professor Brown等为妥。在英语中没有一个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的“老师”完全相同的对应词。

例2：一位在中国工作过多年的英国教师到学校礼堂去看英文电影，路上遇到学生也忙着去礼堂。学生根据汉语中打招呼的习惯很有礼貌地说：“Are you going to the film?”这位外籍教师觉得很奇怪，心想你明明看着我往礼堂走，知道我去看电影，为什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事后的评论是：**What a stupid question!**

例3：一位新西兰籍女教师在华工作一年，回国后对朋友说：“我在中国至少有一百次被问到我的年龄，而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自从我成年以来，记不得有谁问过我多大岁。”

例4：英国一位教学法专家初次来华讲学，临别前被邀出席一次晚宴。席间，我们的一位教师当着各方宾客的面，问他一年拿多少薪水。他感到十分尴尬，本想含糊其词，又恐失礼，最后只得如实说出。回来以后长叹一声说：“**I had a most bizarre day.**(这一天过得真太怪了。)”

例5：有一位英国女教师，全名是 **Marcia Dale**。有些学生称呼她时叫她 **Dale**，使她很不愉快。后来在一份意见表中她写道：“在交往中，我发现最不能容忍的是学生坚持用我的姓称呼我。在英语口语中，从正式的到很随便的称呼，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如果只叫姓，那是绝对错误的。”

这里举出的是一些比较浅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涉及的方面也远不止此。但是，以上几例已能大致说明一个问题：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

长期以来，我们在教学上对这个方面重视不足。学生犯这类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教材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许多课文都包含这类的“对话”：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 Hong.

How old are you?

I'm twen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anjing.

.....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

Are you writing a letter to your parents?

Yes, I am.

How often do you write to your parents?

About once a fortnight.

.....

这类对话大致都是“中文的思想+英文的形式”。形式固然正确，但却忽略了讲话是否得体这一重要方面。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这类地方，很难想象会有人一连串地问：**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这类问题。英美人对于一再地被问 **Where are you going?** 在心理上的反应（一般情况下自然不会说出来）是：**Why do you ask?** 甚至于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至于问一个人在给谁写信，更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的私事。我们的教材对于这类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往往很少加以注意，学生又往往机械模仿，学了什么用什么，对语言学习中的浅滩暗礁心中全然无数。

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是一个涉及跨文化交际的重大课题。教师碰到什么讲什么，固然对学生有帮助，但是，关键还是要先解决认识问题。认识统一了，具体措施是不难找到的。

在认识方面，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是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与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的关系，一是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对语言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把语言看作是语音、

语法、词汇的总和,或者仅仅看作是一种符号系统;另一种看法是把语言看作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语言的使用脱离不开社会环境。修辞学始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又陆续在人类学领域展开对语言的研究,出现了人文语言学(ethnographic phil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等学科。人类学家 Malinowski 对英国语言学家 Firth 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他对于整个社会语言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长期以来人类学着重于人种、文化和语言三方面的研究,因此,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始于人类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 Sapir 在他的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一书中写道:

“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们属于某个或多个种族,也就是说,属于一个由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他集团分开的集团。再者,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Sapir 1921: 221)

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地方, Sapir 对于文化和语言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Sapir 1921)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某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一面镜子。举个简单例子,在汉语中,我们有“祖母”与“外祖母”之分,而在英语中,一般情况下不予区分。如果一定要说清楚,可以说 paternal grandmother 和 maternal grandmother, 或者加上 on the father's side, on the mother's side 这类说明。在这里,区分或不区分确实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赵元任(Y. R. Chao)先生(1976: 323-330)在《中国人的各种称谓》(Chinese Terms of Address)一文中列举了114种对于亲属的称谓,每种又有正式名称、直称及比较文气的称呼之分。例如,父亲方面的 great-grandfather, 在汉语中的正式名称是“曾祖”,直称时用“老爷

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又例如，父亲方面的granddaughter-in-law的正式称呼是“孙媳妇”，直称是“孙少奶奶”，书信中用“孙媳”。

汉语中亲属称谓如此繁多，反映了汉族大家庭的现实。了解这些语言现象无疑有助于了解汉族的家庭结构。随着家庭规模变小，家庭成员居住越来越分散，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的变化，大家庭中的许多称谓也就使用得越来越少。“老爷爷”和“孙少奶奶”这类称呼对于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十分陌生的。有的人可能只了解“老爷爷”是托儿所孩子对老人的尊称，而不知道它是曾祖父的又一个说法。

Fries认为语言与文化在社会环境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以breakfast一词为例。词本身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早上的第一顿饭。但是，他认为如果不了解breakfast包括哪些东西，在哪里吃，和谁一起吃，在什么时候吃，就仍然不能充分理解这个词的意义。（转引自Robinett 1978: 155）欧洲大陆早餐和英国早餐不同；美国人早餐和英国人早餐也不一样。不用说，中国人的早餐和英美人的早餐更是两样。如果不了解英美人吃饭的习惯，学生对于John's having his breakfast这句话的了解只能是一般的、概念性的，而不是十分具体。

House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英美人头脑中的反应和一个不了解西方居住情况的中国学生所想到的是极为不同的。没有来过中国，不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英美人很难想象什么是Spring Festival。中国绝大部分学生也不清楚究竟Christmas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节日对于英美儿童意味着什么。没有进过中国餐馆的英美人也不能理解spring rolls和chowmein。“饺子”固然可以译为ravioli，但是，“饺子”毕竟不是ravioli。不了解当今的英美社会，就不能准确地理解boyfriend, girlfriend, partner, solo parent, Sunday father等一般的词所包含的意义，当然更无法了解privacy, individualism, liberal等抽象词的含义。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

应该注意的文化差异范围很广。大的方面包括诸如社会阶层、家庭结构（家庭大小、家庭关系、结婚、离婚等）、职业（种类、特点、上下级关系等）、社交活动等；小的方面如约会、打电话、吃饭习惯、禁忌、打招呼、握手等等。当然，首先还是要注意大的方面的差异，再逐步深入到细枝末节。我们力图了解得深入具体，但是不可能要求把一切细节都弄清楚。

第二个方面是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交际能力大致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能力：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会语言学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譬如，学习 *Lovely weather, isn't it?* 这句话，不仅要注意其语音（音素、重音、语调、节奏等）、语法（反意疑问句的构成）和词汇（*lovely* 的用法）等方面，还要知道这句话在什么场合使用。假若在一个追悼会上遇到一位朋友，你劈头第一句就是：“*Lovely weather, isn't it?*”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头脑有些不正常。我们的学生对话，连珠炮似地问对方：*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Do you like Beijing?* 等等，就是只具备语言能力，而不具备社会语言学能力的生动说明。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教学中把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割裂开来的缘故。英语国家的孩子在学习英语时，两种能力是结合在一起学的。例如，母亲告诉孩子不要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要插话时先要说 *Excuse me*。孩子学会了说 *Excuse me*，也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有一次，我在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家里作客，大家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男主人起身去接电话，客人在有礼貌地等待，这时主人的四岁小孩对母亲说：“*I'm hungry, Mum.*”女主人马上轻声说了一句：“*Don't be rude.*”孩子从这个场合学到了这样

一点：在客人面前这样说话是不礼貌的，也了解到主人、客人必须同时吃饭，不能因为自己饿了就先吃。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孩子大体上也是这样学会交际能力的。

语言是交际的一个主要途径，但并非唯一的途径。人们对于语言以外的交际手段加强了研究，其中包括手势、动作、姿态、表情、触摸、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英国人和法国人、北美人和南美、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差异。例如，人们注意到阿拉伯人讲话时互相之间可以保持的身体距离比英美人士小。

影响交际的因素很多，Dell Hymes (1974) 将其归纳成为一个首字母缩略词 SPEAKING。S 代表 Setting and Scene (背景和场合)；P 代表 Participants (参加者)；E 代表 Ends (目的及结果)；A 代表 Act Sequence (信息的形式与内容)；K 代表 Key (传递信息的方式)；I 代表 Instrumentalities (使用什么语言、方言等)；N 代表 Norms (各种情况下应遵守的规范)；G 代表 Genres (体裁)。

由此可见，在交际中要照顾的方面确实很多，讲话规则 (rules of speaking) 虽已总结归纳了一些，但还不足以作为各种场合讲话的具体指导。这就给学习外语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长期以来，语言学着重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历史发展等，研究的对象是索绪尔所说的 *langue*，而不是 *parole*，着眼于语言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各种现象。在美国，无论是上个世纪 30 到 60 年代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还是以后乔姆斯基对所谓“理想的听话人—讲话人” (the ideal hearer-speaker) 的语言能力的研究，大致都撇开了语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约。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期以来发生了变化，重心逐渐从结构转向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Hymes 1974: 77)

第三个需要弄清楚的关系是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外语教学并不简单地教些语音、语法、词汇，而是涉及多学科的

一门学问。美国教学法家 James Alatis (1978: 6-8) 把这些学科归纳为首字母缩略词 LAPSE: L 代表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 代表 Anthropology; P 代表 Psycho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S 代表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ology; E 代表 Education and English。外语教学和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密切相关自不待言, 那么它和人类学、社会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已经谈到, 人类学家远在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致力研究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经常需要利用人类学家已经取得的成果。人类学从着重研究历史沿革到着重研究和描述人类社会的现状, 再发展到研究人类行为的内在规律, 这与语言学的发展有类似之处。人类学家近年来所提出的关于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看法, 与社会语言学家关于交际能力的提法有许多相通之处。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社会本身, 诸如社会机构 (从家庭到国家)、各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等。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与语言的使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语言学有很高的价值。

除了 Alatis 所讲的这些学科, 作为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 我们还需要了解跨文化交际学。这是一门新学科, 它的历史与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一样长。要从事有效的顺利的交际, 要将外语教学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师不可不学跨文化交际学这门学问。